

女招商办主任

刘胜财◎著

智慧，美丽女人的撒手铜；
自爱，官场博弈的不二法门；
揭秘招商实战内幕，展示女性坎坷仕途



花山文艺出版社

女

招商办主任

花山文艺出版社

(此书为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招商办主任 / 刘胜财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755-607-7

I. 女…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274 号

女招商办主任

作 者: 刘胜财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申 强

特约监制: 马利敏

特约策划: 沙 子

特约编辑: 俞根勇

封面设计: 颜森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07-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上任 / 1
- ◎第二章 出差 / 22
- ◎第三章 等待 / 51
- ◎第四章 陪商 / 83
- ◎第五章 难题 / 139
- ◎第六章 催商 / 159
- ◎第七章 矛盾 / 175
- ◎第八章 心事 / 199
- ◎第九章 突围 / 214
- ◎第十章 梦圆 / 267

第一章 上任

[1]

7月16日这天，南江市招商办显得跟往日不太一样。大清早的，离上班还有半个多小时，从副主任危高强到普通干部赵雅、陈莉等全体招商办干部就齐刷刷地来上班了。除危高强一个人呆坐着没说话外，其他人均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时不时地爆出几声不知是因为开心还是另有深意的大笑。

他们在等人，等一个跟这栋办公大楼里任何一位干部都不太一样的人。这个人，就是前几天刚刚被南江市委、市政府聘任为招商办主任的江琴琴。而今天正是江琴琴正式上任的日子。

说江琴琴和别的干部不一样，是因为江琴琴的上任太特别太特殊了，她既不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的，也不是从基层单位和市直机关提拔上来的。她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南江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首届选美招聘大赛中一举夺魁。根据这次大赛的规则，谁夺得冠军，市委、市政府就聘谁为市招商办主任，江琴琴赢得了这场大赛，自然也就赢得了招商办主任这把交椅。

用选美大赛的方式招聘招商办主任，听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不可思议，可就是这样一件既有悖常理又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南江市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提出这一想法的是新来的市委书记刘远江。虽有不少反对声音，但刘书记还是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了。用刘书记的话说就是：南江的

招商引资形势严峻，不采取非常之举，难有招商之大突破。

〔2〕

今天是江琴琴第一天上班，她早早地就起来了。因为出门时还早，江琴琴选择了步行。

一路上不时有认出江琴琴的人跟她打招呼，很多人叫她江主任。江主任，这个称呼江琴琴听着还有些陌生，一时还有些不习惯。

自己能当好这个招商办主任吗？江琴琴心里没底。当初她报名参赛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放手一搏的，对最终能不能夺冠她还真是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连闯几关后，她觉得招商办主任这个位子离她越来越近了，就更有了信心，发挥得也就更好。夺冠后，她兴奋了好一阵子，可昨晚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发现这一切来得太快了，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它。

江琴琴一边走，一边欣赏着南江早晨的风景。此时此刻江琴琴的心情是复杂的。她知道，她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坐上招商办主任这个位子，肯定有不少人是不服的。江琴琴也知道，在她的前面，一定有着很多目前根本无法预知的困难和各种各样的挑战。

对于这些，她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事到如今，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一路上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就到了市政府。在政府大楼门口，江琴琴望着大楼，伫立了那么一会儿。十几天之前来报名时，她第一次走进这座大楼，那时她只是一名普通百姓，今天，是她第二次走进这座大楼，不过身份已变成了招商办主任。

大楼的玻璃墙引起了江琴琴的注意，大大的玻璃墙上有序地分布着一扇接一扇的窗户，这种结构，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捕麻雀用的专用箩筐，上面也是布满了一个个大小刚好容得下一只麻雀的“小窗户”，里面放上一些麻雀喜欢吃的炒米、谷子。麻雀为了吃到里面的东西，从“小窗

户”里钻进去，可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尤其是在受到外界惊吓时，更是慌不择路，难以脱身，只能是坐以待毙。

“机关”，江琴琴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两个字。

“机关机关，处处机关。在机关上班，你得小心翼翼才行，要不然，说不定哪个时候就把小人给得罪了。”这是好友孙丽昨晚对江琴琴的忠告。

进门的时候，江琴琴注意到门口那两个保安看她的眼神有点不对，怎么说呢，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有点色迷迷的。不过江琴琴并不在意，自发育成熟的那天起，她就已经习惯男人用这种眼神看她了。

没走多远，她就听到那两个保安在议论：“哇，这江琴琴真是漂亮。”“是啊，我估摸着，她是这栋楼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办公室主任了。”

听了保安的话，江琴琴半是高兴，半是惶恐——树大招风啊。

招商办设在四楼。上楼的时候，江琴琴碰到过好几个人，这些人都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看着江琴琴，让江琴琴浑身不自在。她知道，从今天起，这些人就都是她的同事了，虽然这些人可能并不是招商办的，但怎么说也是在同一栋楼里办公，称做同事还是说得过去的，她便礼貌地跟他们点头问好。

[3]

危高强等得有些烦了，不停地看墙上的钟。

和江琴琴一样，危高强的心情也是复杂的。招商办有十二个人，除危高强是副主任外，其余的均为一般干部，其中有六个女同志是从各县机关借过来的。也就是说，真正属招商办正式编制的只有六个人。

危高强今年三十二岁。他从县城调到市招商办已经六个年头了，在招商办做了四年的普通干部后，终于当上了副主任。原招商办主任陈素敏调走后，他又代了一段时间主任，本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把这个“代”字给去掉，哪料事与愿违，新来的刘书记突然搞了个什么选美大赛，弄了个女的进来当他的领导，且这位新领导足足比他小了十岁。

昨天的大赛他没去看。晚上的电视新闻他也没看。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在逃避，他也不愿逃避，但他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今天他来上班时，就有不少其他办公室的干部打趣他，说，危主任，你好福气，招商办来了个美女当主任，以后和美女主任搞好关系，甜头大大地有哦。

危高强听了脸上笑着，心里却在骂，什么美女主任，不就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娃娃吗？

到办公室之后，发现陈莉他们比他还先到，正在议论着即将到任的江琴琴呢。危高强和大家打过招呼后，照例泡了满满一杯茶坐下品着。他那只茶杯很大，可以装下五百毫升水。很多时候，危高强上午喝一杯，下午喝一杯。一般情况下，茶喝完，下班时间也就到了。

泡好茶后，危高强看着离他仅一桌之隔的办公桌发呆。他刚来招商办时，有人就跟他说，那是主任坐的，每天上班之前要抹得干干净净。危高强这一抹就抹了四年，直到当了副主任，才把这个差事扔给了别人。当了副主任，他的心又更大了，总想把前面的副字去掉。副职要转正，那正职肯定要先调走才行，危高强就天天盼夜夜盼陈素敏快点走，高升也好，降职也罢，只要不留在招商办就行。终于等到陈素敏走了，自己“代”上了这个主任，原本以为“代”只是正常地过渡一下，哪知……

唉……危高强叹了口气。

陈莉他们知道危高强心情不好，也就自己聊自己的，没去打扰一边沉思的危高强。正当他们议论得热火朝天时，江琴琴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他们马上停止了议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危高强见原本唧唧喳喳的陈莉他们突然停了，以为来了什么领导，抬头往门口一看，一个身材高挑、打扮时髦的女孩站在门口。

危高强没看过大赛，也没看新闻，自然不认识江琴琴了，以为江琴琴是哪家公司的文秘，也不叫人家进门，张嘴问道：“小姐，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有什么事吗？”

危高强的话刚说完，陈莉他们就“扑哧”一下哄笑起来。

危高强见陈莉他们哄笑不止，就说道：“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刚才你们不是议论得挺有劲的吗？继续聊你们的天去。”

江琴琴也被危高强这一问给逗笑了，说道：“我不是来找你们办事的，我叫江琴琴，是来上班的。”

“江……江……”危高强“江”了半天也没吐出第二个字来，这实在是太意外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孩就是江琴琴，就是他以后的领导。

“危主任，还愣着干吗？我们的江主任到了，你还不起身迎接啊？”陈莉提醒危高强。

危高强这才反应过来，忙起身去迎接。

“危主任，您好，以后请多多关照。”江琴琴先伸出手。

危高强很不情愿和江琴琴握手，但那么多人在场，他不想表现得那么小肚鸡肠，装作很大度的样子，说：“江主任搞错了，您是我的领导，应该是领导多关照关照我们这些做下属的才对。刚才的事让江主任笑话了，对不起。”

江琴琴摆摆手，说：“危主任不认识我，把我当成前来办事的也不奇怪，危主任就不必把刚才的事放在心上了。大家没必要这么客套，什么领导，什么下属的，既然能在同一办公室为政府做事，那就是缘分，以后我们共同努力吧。”江琴琴说。

“好，共同努力，以后我们就又多一个姐妹了。”几个从外县借调过来的女孩子欢呼起来。

“我建议，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主任的到来。”危高强故作大方地带头鼓起了掌。

大家就都鼓掌。

江琴琴又一个一个地认识了招商办的干部，和他们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坐上了招商办主任的那把转椅，开始翻看桌上的一些资料。

上午十点的时候，江琴琴接到政府办公室孙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有事找她，要她过去一趟。

江琴琴过去了才知道，是主管招商引资工作的李副市长找她。

孙秘书把江琴琴领到了李副市长办公室。

“李副市长，您好！”

两人握了手。

“小江，怎么样？第一天上班，习不习惯啊？”

“还行，主要是刚上班，缺乏经验，不知道从哪方面着手，有些迷茫，正想跟您请示一下呢！”江琴琴在昨天的大赛现场就见到过李副市长了。大赛结束后，李副市长还跟江琴琴握了手，祝贺江琴琴夺魁，并鼓励江琴琴当上主任后好好工作。只不过，当时江琴琴并不知道他就是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市长。也就是几分钟前吧，孙秘书跟她说主管招商引资工作的李副市长找她，正纳闷是哪个李副市长呢，进门一看，才知道是他。孙秘书这人比较热心，进门前他跟江琴琴说，李副市长除了主管招商引资还主管了其他的一些工作，比较忙，平时要找他不太容易，要江琴琴抓住机会，有什么疑虑、顾虑都跟李副市长汇报一下。

“小江啊，你也别太着急了。你刚大学毕业，一下子步入机关，总得有个适应过程。我知道，你在大学当过学生会干部，而且做得很出色，但我跟你说，学校跟机关那是两码事，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目前你要做的，不是招商引资，而是尽快地适应环境，转换角色。”

江琴琴在学校时当过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兼文学社长，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她创办的校刊和社刊，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作者，赢得了师生的一致肯定。

“我明白，我会尽快适应环境、转换角色的。”江琴琴说。

“小江同志，你对我们市的招商引资政策了解吗？”李副市长问道。

江琴琴摇摇头。不过，昨天晚上江琴琴就想好了，她会尽快把市委、市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各种政策了解清楚。

[4]

“小江啊，作为招商办主任，要想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这么几件事：一是了解南江市的气候特征、民俗风情。这么跟

你说吧，很多项目最后落户哪里，往往跟一个地方的气候特征、民俗风情有关的，比如荞麦加工，在南方就做不成，因为南方不适合种植荞麦这类作物，没有种植基地，自然也就不可能加工。二是了解南江市及周边兄弟市、县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有关政策，你要设法尽快吃透，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三是设法组建好一支招商小分队，人员由你定，招商小分队的人员一定要个个是精兵强将，如果需要从县或者市直机关调人，你跟我说，这里面的关系由我来协调。等你的招商小分队组建好了，你就带着他们到江、浙、沪一带招商引资。四是和周边县市的招商办工作人员搞好关系，经常联系。他们在招商方面有什么动向，你要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可能还不知道，招商引资，各地竞争得非常激烈，每谈一个项目都可能遇上五六个对手，所以，你要记住，搞招商引资，不存在小人君子之分，谁能引进项目，谁就是功臣。”

江琴琴一边听，一边做着记录。李副市长的一番话，让江琴琴茅塞顿开。

“小江啊，有些话这里我也跟你交个底，你是通过选美这种方式选拔上来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一些领导，对你的能力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你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刘书记和我，是十分看好你的，刘书记可是在省领导面前拍过胸脯说这次选出的招商办主任一定会是才貌双全的好干部，你可不能让刘书记到时在省领导面前交不了差哦。”

“谢谢李副市长，我知道该怎么做。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刘书记的期望。”

“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我相信，南江市招商办在你这只金凤凰的带领下，一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我们市的工业园，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迅速赶超其他市，成为后来居上的全省示范工业园。”李副市长最后说，“好了，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我马上要去趟省里。你回去吧，好好工作。”

从李副市长办公室出来，江琴琴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

回到办公室，江琴琴打开电脑，把南江市政府官方网站上有关招商引资的文件全部下载打印出来，然后又向办公室的赵雅拿了些其他资料。

“江主任，政府办孙秘书找您过去什么事啊？是不是李副市长找您谈话了？”

江琴琴一抬头，发现危高强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她，让她心里很不舒服。他的眼神，江琴琴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她不明白，危高强怎么知道是李副市长找了她，便问道：“嗯，是李副市长找我。对了，危主任，您怎么知道找我的是李副市长？”

危高强笑了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每位副市长都有自己的秘书，孙秘书是李副市长的秘书，他打电话叫你，肯定是李副市长找你了，况且李副市长也主管招商引资工作。”

原来如此。江琴琴这才明白刚才那个热心的孙秘书就是李副市长的工作秘书，如此说来，以后要跟他打交道的机会还真不少。

“江主任，李副市长是不是叫你去立军令状了啊？”

“立军令状？没有啊，李副市长只是把我叫去谈谈工作，给我鼓鼓劲而已。”江琴琴不明白危高强为什么这样问。

“江主任，你刚从学校出来，很多东西你不懂，这招商引资可不是件嘴上说说就可以办成的事，难着呢。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招商引资有多难吧，这项目啊，就是僧多粥少，大家都盯着，要抢到自个儿碗里不容易。”

江琴琴觉得危高强说话的口气有点阴阳怪气，她明白了，危高强是不服她坐主任这个位子，但她不能把话拧着说，更不能发火。

“我也知道招商引资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江琴琴转而问其他几名干部，“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江主任说得有道理，这就叫众人拾柴火焰高。”赵雅说道。

“对，就是这个理。”江琴琴说。

“江主任，您看我们市的招商引资搞得不好，我们办公室的干部都不好过呢，走出去脸上都没光，您可要带领我们弄它几个大项目，让我们打一个翻身仗。”陈莉说。

陈莉说的脸上没光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陈莉没说，那就是完不成招商任务，年底的奖金要大打折扣。虽然省里规定党政干部招商不能以物

质作为奖励，但在很多县市，物质奖励仍然存在，只是更为低调而已。当然，招商引资，本是有利地方发展的事情，对有功之臣适当给予奖励，虽然违规但也合乎情理，所以，省里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的。危高强见陈莉她们和江琴琴聊得热火朝天，觉得很没趣，便坐到一旁看报纸去了。

[5]

江琴琴感觉到了危高强对她的敌意，有些郁闷。中午把这事跟孙丽一说，孙丽说江琴琴这是当局者迷，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弄懂。任何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正职突然调离了，副职当然指望着能够由副转正了，何况人家还代过一段时间。江琴琴当上招商办主任，虽说这是市里的决定，与她本人并无关系，但作为副主任的危高强，还是会在潜意识里认为是江琴琴抢了他的机会的，更何况江琴琴这么年轻，坐了他想坐的位子，心里能舒服吗？

孙丽的话让江琴琴恍然大悟，她决定找危高强好好聊聊。在学校当学生会干部的时候，江琴琴就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作为一把手，如果和副手的关系搞得不好，要把工作做好会非常难。孙丽的话让她明白了危高强的心结所在，作为办公室的一把手，她就应该主动点，把危高强的这个心结解开。

下午下班的时候，大家都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人，危高强也打算喝完最后一口茶就下班回家。不过，因为江琴琴还坐在那里，好像没有下班的意思，大家也就不敢贸然先走，怕等会江琴琴还有工作要安排。

孙艳芳急着去幼儿园接孩子，很着急，看着危高强，意思是要他提醒一下江琴琴到点了。危高强看看只顾看资料的江琴琴，又看看等着下班的那些干部，说道：“江主任，到下班时间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下班了啊？”

江琴琴拿起手机看了看，说：“哎哟，光顾着看资料把时间给忘了，



以后到了下班时间，不用等我，有事的话我会提前跟你们打招呼的。”江琴琴又对正在锁抽屉的危高强说道：“危主任，您慢走一步，我有事想跟您谈一下。”孙艳芳和危高强同住一个小区，天天上下班都搭危高强的车。见危高强一时走不了，就说道：“危主任，那我先回去了。”危高强说回去吧，回去吧，心里却直冒火，大家都下班了，凭什么把他给留下来，有事不能明天说吗？这个江琴琴，把他留下来到底想谈什么呢？危高强猜不着。

危高强坐直身子，说道：“江主任，有事你说吧，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危高强的老婆林艳是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今天和环保局局长张怀德去省城办事去了，要晚些时候才会回来。他这样说，只是想找个借口早点离开罢了。

江琴琴当然不知道这是借口，说道：“危主任，您打个电话回家，就说今天有应酬，不回家吃饭了，我们出去吃。我初来乍到，正想借机跟危主任探讨一下下一步的招商引资工作呢。”

江琴琴都这样说了，危高强自然也就不好再拒绝。

“那好吧。”危高强就掏出手机，走出办公室，装作给老婆打电话的样子。

两分钟后，危高强回来了，说道：“我跟老婆说好了，老婆恩准我可以晚点回去。”

“危主任真是难得的好男人啊，下班就回家陪老婆吃饭。”江琴琴打趣道。

危高强有点不好意思，说：“让江主任见笑了。”

在当前这个年代，下班就回家陪老婆的男人并不受人尊重，反而让人看不起。好男人，往往是无能的代称。不过，江琴琴可没这个意思。她是从心底觉得一个男人能够天天下班就回家陪老婆吃晚饭真的不容易。

两人下了楼，来到停车场。

“江主任，这是我们办公室的车。”危高强指着停车场上的一辆帕萨特汽车说道。

市政府给招商办配了辆帕萨特，由主任支配使用，陈素敏走后，危高

强暂时开着。

“江主任，这是车钥匙，您拿着吧。”危高强说道，上午他就想把车子交给江琴琴的，可中午他要去郊区办点事，就打算再开上那么一回。毕竟这钥匙一交，以后要拿回来就难了。

江琴琴也没客气，把车钥匙接了过来。危高强交出来也好，若要她主动问，她还真开不了这个口。上午她亲眼见危高强把车子开走，当时她就奇怪，危高强怎么买得起这么好的车子，闹了半天原来是市里配的。

江琴琴上高中时就考了驾照，早想有辆车自己支配了。现在好了，终于有车了。

“危主任，我们去八大碗吧。”江琴琴说。

“你是领导，听你的。”危高强拉开车门，坐到了后座。

到了八大碗饭店，江琴琴要了个小包间，点了几道菜，要了一扎啤酒，和危高强边喝边聊。

几杯酒下去，江琴琴觉得危高强已经有点醉了，但危高强还是嚷着要敬她的酒。

“江主任，你人这么漂亮，当招商办主任真的可惜了。”

江琴琴心里一惊，可惜了？什么意思？

“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可以去当模特，当演员，当文秘，但进机关，可惜。”危高强又喝了一杯，“原来的主任陈素敏你知道吗？也很漂亮，不过与你比还差了很多。她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调走了，还不是做了领导的牺牲品。”

江琴琴还是不明白危高强的意思，问道：“牺牲品？危主任何出此言？”

危高强见江琴琴不明白，就接着说道：“陈素敏是怎么当上招商办主任的，南江市的干部群众心里跟明镜似的，陈素敏是靠和某个领导有那层关系才当上的。陈素敏这人我老早就认识，我拿人格担保，她绝对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可她为什么会和那个领导有那种关系，很简单，身不由己。作为一个女人，不管你有多强悍，在男人面前你都是渺小的，尤其是当那个男人是你的领导、你的上司的时候，你就更显得渺小了。领导盯

上你了，天天给你制造机会让你和他独处，你一次不依两次不依说得过去，可次数多了呢？你的防线就崩溃了。陈素敏风光了几年，今年那位领导调走了，她也就失了宠，也设法调离了南江。”

[6]

听着这些，江琴琴不禁打了个冷战，不过仔细一琢磨，感觉不太对劲，这个危高强在机关待了七八年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和为人处世的一些忌讳应该是早已了然于心，跟自己才第一天接触，不至于几杯酒下肚就跟她说这说那的。从早上危高强对她的态度上看，危高强应该是不欢迎她的。江琴琴理解危高强，就像孙丽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副职来说，如果正职调离了，自己却没有由副转正，心里应该是非常难受的，所以，危高强对她有看法她也不会放到心里去。她今天请危高强吃饭，就是想和危高强沟通沟通，消除危高强对她的敌意，这对以后开展工作也好些。这个时候危高强跟她说这些，是一番好意还是另有目的，江琴琴琢磨了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危高强跟她说前任招商办主任的事情，无非是让她明白女人在官场是不好混的，不是做了领导的花瓶，就是做了领导的情妇，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女人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主要原因了。

他这是要我知难而退呵。江琴琴明白了危高强的用意。这么说来，这个危高强并没有喝醉，只是用酒来蒙蔽她而已。

不过，危高强这一招可是使错了地方。江琴琴这人就是这样，凡是你不让她做的，她偏要去做，凡是别人看来很难的，她更要做，而且要努力做好。

明白了危高强的用意，江琴琴笑了笑，给危高强倒了杯酒，问道：“危主任，您说的那个领导是指谁啊？”

“还不就是主管招商引资的程副市长，现在调到省里去了。”

江琴琴“哦”了一下，没再做声。她又想起了孙丽的忠告。看来，在

机关工作可真的没自己想的那么容易，个个表面可能跟你嘻嘻哈哈，心里却在打着小算盘，一有机会就在背后捅你一刀。才第一天上班，身为副主任的危高强就想赶她走，看来，以后的工作中，等着她的麻烦还有很多。

对于危高强跟自己说的陈素敏的事情，真也好，假也罢，江琴琴都记在了心里，她要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一个教训，让自己时刻小心谨慎，以免重蹈覆辙。

江琴琴看着装醉的危高强，脑子里突然有了把他灌醉的念头，想看看这个危高强能喝多少酒，喝醉了是会耍酒疯说胡话呢？还是既不要酒疯也不说胡话，只管睡觉呢？

江琴琴决定试上一试。拿上酒，给危高强倒了一杯，又给自己满上，说：“危主任，我刚出校门，对机关的事务还不甚了解，对招商引资更是一无所知，您是招商办的元老，工作经验丰富，以后您要多多指点我，我做得不对的地方，您也要不留情面地给我指出来，您不要有什么忌讳和顾虑，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嘛，只有这样，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才能搞好。来，作为晚辈，我敬您一杯。”

危高强没想到江琴琴这个时候还会给他敬酒，有些意外，说：“江主任，我已经不能再喝了，不过，既然是江主任敬我的酒，我就是醉得趴下也要把这酒喝下去。”说完就一口气把酒给喝了。

江琴琴又给满上，说：“危主任，以后我们就是搭档了，为了我们对搭档能够唱好南江招商引资的这台戏，我再敬您一杯。”

危高强不想喝，可江琴琴又是先干了，他只得又干了一杯。

“危主任，今天耽误了您回家陪嫂子吃饭，占用了您的私人时间，我再敬您一杯，以表歉意，以后有机会一定上门去见见嫂子，跟她也好好地谢谢罪。”

危高强一看江琴琴的架势明白了，这个江琴琴是想把他灌醉啊，心想就你的酒量能把我给灌醉，真是不自量力。危高强这样想是正常的，招商办12个人，个个都是喝酒高手，而危高强呢，是高手中的高手，啤酒、白酒、米酒样样都行，办公室没人喝得过他，陈莉他们背地里都叫他危三强。

喝完江琴琴敬的酒，危高强也开始回敬了，一杯接一杯地敬，让他没